

# 回應陳韻琳在傳訊時代 作有效能的溝通者

林俊華

本文主要是從教會牧養的角度，回應陳韻琳女士：〈在傳訊時代作有效能的溝通者〉一文（下稱陳文），特別就〈陳文〉對現今傳訊時代網路傳媒的文化特性，作深入的剖析與評論。筆者嘗試透過三方面回應，包括先從比爾·蓋茲所提出的「數位資訊流動」的概念，肯定〈陳文〉言及一股趨勢的網路文化，在傳訊時代的重要性。繼而透過比較 N 世代與 X 世代文化的共通性，展示教會在傳訊時代所牧養群體的文化特色。最後，本文會就〈陳文〉為教會牧養事工所列出的幾點挑戰，提出一點拙見，以作進一步討論與反省。

## 一、從數位神經系統到網際網路

### （一）比爾·蓋茲的極速概念

#### 甲、數位資訊的流動

美國微軟公司 (Microsoft) 創辦人暨集團主席比爾·蓋茲 (Bill Gates) 在他的新作：《數位神經系統與思考等快的明日世界》，<sup>1</sup> 曾開宗明義的指出：「如果八零年代的主題是品質，九零年代的主題是企業再造

---

<sup>1</sup> 英文原著為 *Business @ The Speed of Thought: Using a Digital Nervous System*。

(reengineering)，在公元兩千年後的關鍵就是速度」。<sup>2</sup>這位在1998及1999年連續被選為全球首富，更是當今資訊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其實是要指出：「當商品在市場交易的速度快到某一個程度，企業的本質將面臨極大的變化。這些改變的發生，全拜一個簡單教人難以置信的觀念所賜：『數位資訊的流動』(the flow of digital information)」。<sup>3</sup>蓋茲所指的「數位神經系統」(Digital Nervous System，簡稱DNS)，<sup>4</sup>是一種無形的資訊基礎建設，而這種基礎建設，是藉著個人電腦與網際網路的連結而成。事實上，不少經濟學家相信，在未來資訊爆炸的時代，數位工具(即數位資訊的流動)將被廣泛地運用在企業市場，例如廣告、銷售、製造、服務、娛樂、人事、等形形色色的商業企劃上。不但如此，隨著數位傳播媒體的大眾化及普及化，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將全面馳騁在信息傳遞、人際溝通以及文化互動的資訊高速公路上(digital information highway)。數位資訊的概念與採用已是下一世紀商業市場炙手可熱的課題，而電腦互聯網絡近年在全球所掀起的熱潮以及其影響力，更毋庸置疑。

## (二) 一股新文化的誕生

### 甲、網際網路的N世代

面對一個講求傳訊極速的新時代，教會應如何在這股嶄新的媒體文化中，掌握時代脈搏，成為有效能的溝通者呢？〈陳文〉一方面為讀者呈現了網路傳媒愈來愈被重視的原因，正因為作者預視到，在由商業市

---

<sup>2</sup> 比爾·蓋茲著，樂為良譯：《數位神經系統與思考等快的明日世界》(台北：商業周刊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xxviii。

<sup>3</sup> 比爾·蓋茲：《數位神經系統與思考等快的明日世界》，頁xxviii。

<sup>4</sup> 所謂「數位神經系統」，是指一種由數位資訊流動所形成的系統，這系統不但提升資訊效率的處理，更能協助企業思考與發掘問題，有助尋求解決之道。誠如蓋茲自己所言：「像人類的神經系統般，數位神經系統就是企業把井然有序的資訊流動，適時地提供給公司適當的單位。」可參比爾·蓋茲：《數位神經系統與思考等快的明日世界》，頁xxxi-xxxii。

場帶動及講求資訊極速傳遞的年代，數位傳媒的傳播模式，將要牽引下一個世紀，成為傳訊時代資訊世界的「趨勢文化」。並且，這股「趨勢文化」將由一群被稱為「上網族群」(N世代)所主導。另一方面，在一場不能避免的「資訊網路革命」中，這股網路文化所蘊涵的「後現代主義」特性，已為教會牧養事工所帶來重重的挑戰。教會應如何檢視網路傳媒與福音工作兩者的關係，藉著網路傳媒這種傳播媒體，更有效地傳遞福音呢？

## 二、N世代的特性與X世代的衝擊

〈陳文〉在提及傳訊時代網路傳媒與上網族群(N世代)特性的同時，也提出網路傳媒的一種文化特色——「後現代性」。透過在網際網路「共享」與「互動」的傳播模式：上網族群看似擁有主導權柄，卻迷失在無主體的資訊爆炸中。他們有互動對話的渴求，卻無真誠共識的意願。在嬉戲的語言中尋訪意義，卻在斷裂無意義的文字中，失去真正人際間的情感交流。欲在真實中偽裝，卻在虛擬中迷失真我。〈陳文〉對這種後現代充滿弔詭的(paradoxical)網路文化，分析得非常徹底。

其實，N世代所表現出的所謂「後現代文化特色」，與美國著名作家 Douglas Coupland 在九十年代提出「X世代」(X Generation)的觀念，有很多共通的地方。X世代最大的特徵是，他們心底共通、心靈共鳴的感受就是「無安全感」。無論對國家、社會、前途、工作、家庭婚姻、自己或親人都沒有安全感。<sup>5</sup>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大專教育的普及、金融風暴下急劇轉型的經濟困局、對中共政權下、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疑慮，港台兩地的華人都不能避免地承襲了歐美X世代這種新人類的特性。就以香港為例，以江湖情仇為題的電影文化，不但反映利益與權力是青少年每日的渴求，「童黨燒屍」的駭人案件，更赤裸裸地曝露

---

<sup>5</sup> 劉穎：〈新人類新發現——塑造廿一世紀逆境自強新人類〉，《時代論壇》第612期。

了以暴力追求權位的可怕與嚴重性。至於翻版軟件、廉價的色情畫集與光碟、互聯網路與先進的電子媒體所提供隨手可得的資訊、日新月異的傳訊媒體（如手提電話、電腦）與商品，都叫人陷在全無方向或無主體的迷途中。此外，「無厘頭」文化<sup>6</sup>的問非所答，不合邏輯的溝通模式，一方面講求「啱 feel」以及「對嘴型」的相處之道，<sup>7</sup>卻又以個人主觀的意識形態解讀別人的想法，都一再展示活在X世代的族群，在溝通及信息傳遞上的斷裂。他們只顧自己的感受而妄顧他人的情緒，在真真假假、亦正亦邪間，扮演著既是「英雄」又是「小人」的角色。再者，「街頭文化」<sup>8</sup>更促成成人際疏離化（alienation）。對前途感到迷茫與無奈，甘願活在虛幻、偽裝的麻醉生活之中，追逐名牌、講求享受，這些不但是本土X世代文化的特色，更是本土文化的危機。

與其說N世代的上網族群將這種文化特性展示在網路傳媒上，不如說X世代更具體地將這種文化特性展現在日常生活中。無可置疑，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信徒，不但要活在將要主導著下一世紀的「網族文化」之下，同樣也活在帶有後現代主義特性的X世代中。教會在下一個世紀傳訊時代的牧養對象，不單是那些在網路傳媒中游走的「上網族群」，更是實際地活在我們日常文化中的X世代族群。

---

<sup>6</sup> 所謂「無厘頭文化」，史文鴻簡單地定義為：「泛指一些違背正常行為和語言規律的表現，如答非所問」。可參史文鴻：《史文鴻的大眾文化批判》（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2），頁39。

<sup>7</sup> 所謂「啱 feel」，即追求一種即時、同一，甚至是浪漫的感覺。至於「對嘴型」，即指交談的對方所表達及傳遞的信息，是否能迎合自己所好。這兩種人際間的相處之道，可說是現今香港青少年彼此交往時的一大文化特色。

<sup>8</sup> 「街頭文化」是香港青少年一種極普遍的現象，乃指一些青少年在家庭中得不到適當的照顧，經常流連街頭、電子遊戲機或桌球中心，此文化已成為這些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可參黃成榮：〈探討香港青少年「無厘頭」文化〉，《明報月刊》（1991年6月號），頁82。

### 三、穿梭網路迎向挑戰

對於〈陳文〉就網路傳媒這股趨勢及主導的文化，為教會牧養事工所提出的挑戰以及福音策略上的反省，筆者綜合後有以下幾點回應及反省：

#### （一）在虛擬中力求真實

網路傳媒最大的特點，在於上網族群彼此間的「隱匿性」和「互動性」。正如〈陳文〉所言：「這種隱匿身分、重新設定自己身分的現象，會帶給教會牧者很大的挑戰。」暫且放下網路將個人身分重建這種「自我認定的心理意義」不談；毋庸諱言，網路傳媒這種隱匿的特性，常令「意圖不軌」的犯罪分子有機可乘。一般教牧至今仍未能全面接受信徒以「ICQ」<sup>9</sup>接觸陌生人，正因為網路傳媒的隱匿性，委實潛存太多虛假行為的互動。並且，這些虛假行為的互動，與聖經特別是主耶穌「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的教導相違（參太五 33～37）。加上不少傳統教會對這種被認為是「為犯罪者提供大量機會的罪惡溫床」，仍然抱持保留的態度，舉凡種種，造成牧者對上網族群以及網上文化，常帶著不易放下的偏見。

此外，〈陳文〉亦嚴正指出網路族群的一種可憐境況。N族群只能「透過網路跟人建立感情，卻無法跟現實生活中任何人產生信任關係……網路提供紓解的同時，也提供逃避與不面對現實的可能。」教會不能逃避的現實是：「網路環境會加速……教會成員的流動。」無可否認，這確實是教會必須面對的一個事實。愈來愈多教會成員對自己所屬的教會無歸屬感，也經常表現出不滿的情緒。現今信徒不是埋怨講壇不理想，信息不切合受眾，便是埋怨教會關懷的工作做得不足，缺乏照顧。愈來愈

---

<sup>9</sup> 所謂「ICQ」，基本上是「I Seek You」的諧音縮寫，也有人翻譯為「網上呼叫器」，是目前電腦與電腦之間最流行的一種溝通程式。可參《星島日報》港聞版（1999年7月17日）。

愈多會友成為「游離分子」、「慕道友」(慕某大名牧講道的教友)。誠如〈陳文〉所言：「已經有非常多N世代的人，上網找其他教會、甚至是非教會的人紓解自己的困境。」

面對這種既隱匿、虛擬、逃避現實、快速流動又充斥著試探的網上文化特性，教會應該如何回應呢？對於網路族群隱匿、虛擬逃避現實以及快速流動，教牧不能否定上網族群其實是透過網路傳媒，表達一種如〈陳文〉所言的「重新開始」及「自我認定的心理意義」。正如陳韻琳姑娘細心觀察所得，牧者必須承認及留意，N世代的人縱使在網路上透過隱匿的、虛擬的、嬉笑的、逃避現實的方式展示自己，但網路上任何一個新的身分都不是「假的」，只是「真實的多重面目」而已。職是之故，教會牧養工作的重點，就是要在這眾多真實的多重面目，甚至是「虛擬的面具」裡，以神所賦予其僕人的屬靈智慧，去蕪存菁地在這些看似虛擬卻是真實的境況中，主動找尋隱匿在人們苦罪背後的真實境況，提供適切牧養、佈道、關懷與輔導。當然，這是困難的事，卻是不容忽視的牧養事工。畢竟，真誠不僅是聖經對信徒的教導；事實是，縱使人們真的能夠在虛擬的網路世界中，透過隱匿的特性表現「真實的面目」，也並不確保能找到解決生命困擾的出路。今日牧人的責任，正是要明確地向群羊一再展現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參約十四6)。

《時代論壇》一篇題為〈教會網上探新路〉的文章，<sup>10</sup>所引述一位女教牧「玩ICQ」的態度，很值得這代傳道人學習與反省。文中部分內容提到：「雖說是玩ICQ，但曾經修讀輔導的她卻是頂認真的跟網友建立友誼，希望日後有機會能與他分享信仰。不過她強調，網上傳福音要以分享生活態度來影響對方，到適當時候才跟他以第三者的角度討論一些福音網頁的內容。」段落的最後說：「這位女教牧相信，ICQ是友誼

---

<sup>10</sup> 〈教會網上探新路〉，《時代論壇》第607期。

的第一步，可以引導到輔導和福音之路，她希望宗派機構能合作，嚴格揀選合適的信徒，輔以文字輔導訓練，投身 ICQ 佈道行列。」<sup>11</sup>

當然，我們仍需承認，與其他傳播媒體一樣，雖說網路傳媒是一種中介的工具，使用得好與壞，端在乎使用者本身；但不能否認的是，由於網路傳媒的發展空間以及其利潤潛力之巨無法估計，不良商人必無所不用其極，網路因而變成一個充滿試探又容易孕育罪惡的工具。正因這緣故，教會縱使是少數、餘民，無太大影響力，仍要在性、暴力、色情與媚俗的劣勢中作鹽作光。

## （二）既要入世卻不能屬世

有上網經驗的教牧同工必會同意，在網上尋找資料最大的難處，不在於想要找尋的資料非常缺乏，倒是資料豐富的情度，常叫人有無可適從、無從入手之感。〈陳文〉亦指出，人在「資料垃圾」中迷失自我的「無主體現象」，將成為牧養事工的另一挑戰。如果牧者稍為落伍，又或故步自封，他們如何能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與被牧養的人群，作更有效的溝通？誠如〈陳文〉所言：要使資料成為資訊知識，再走向智慧，正是處身現今傳訊時代的教會以及牧者，需要面對和正視的挑戰。然而，教會與教牧人員是否已有足夠的準備，正視並迎向這個挑戰呢？

《蘋果日報》1999年6月8日港聞版的一則報道指出，據新加坡 *Business Times* 一項由 Technowledge Asia 負責的調查發現，在互聯網上購物的香港人比新加坡人為多，而且平均來說，香港人每月在網上消費一次。<sup>12</sup>《太陽報》在同年6月4日的一則報道亦指出，香港現時共有六十五萬個網戶，而百分之七十的網戶是青少年。<sup>13</sup>此外，根據「知信行

---

<sup>11</sup> 參〈教會網上探新路〉。

<sup>12</sup> 參《蘋果日報》，港聞版（1999年6月8日）。

<sup>13</sup> 參《太陽報》，要聞版（1999年6月4日）。

網上團契」一張宣傳單張指出：「估計現時全球華人的上網人數經已超過八百萬。單在美國已有超過七十萬華人以中文上網，香港則超過八十萬，台灣計劃在一九九九年達三百萬人；而中國內地現在網民的人數已超過二百萬人，而且正在迅速增長中，估計到二零零三年會達到一千萬人」。<sup>14</sup> 同樣，香港電訊管理局今年三月底提供的數據，亦指出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為客戶開設的戶口數量，實際已經超過九十萬。姑勿論《太陽報》報道的六十五萬、「知信行網上團契」統計的八十萬，抑或是香港電訊管理局的九十萬，這三個數據哪一個較為準確；在這個科技發展得極迅速的傳訊時代，全球每日透過國際互聯網絡的上網族群，必然以一個極快的速度增長，是無可置疑的。不過，香港教會使用互聯網的情況又如何呢？教牧同工成為「網中人」的數量有多少呢？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在1998年的暑假期間，聯同五間從事電腦網絡的基督教福音機構，在全港一千一百多間教會中，抽出286間堂會作電話訪問，並進行有關香港教會使用互聯網的抽樣調查，數據經分析後於翌年二月以報告形式發表。<sup>15</sup> 這份〈香港教會使用國際互聯網(internet)研究調查簡報〉指出，在成功訪問的206間教會中，有使用互聯網的教會佔25.7%，有打算或計劃使用的佔19.2%，沒有打算或未有計劃會使用的佔55.1%。至於教牧同工有使用互聯網服務的佔41.5%；設有電子郵箱的教會佔20.5%；設有電腦網頁的教會佔5.4%。值得注意的是，調查發現在被訪的教會中，超過四成以上沒使用互聯網的原因，並非由於沒有設備、富經驗的人手，或是教會經濟等問題，而是「教會仍未覺得這是一項需要」。

---

<sup>14</sup> 參〈知信行網上團契異象〉，「知信行」網上基督徒團契宣傳單張（香港：「知信行」網上基督徒辦事處，1999）。

<sup>15</sup> 教新研究資訊部：〈香港教會使用國際互聯網(internet)研究調查報告〉，《教新二千通訊》（1999年2月）。



當人類面對新紀元的來臨，日常的生活例如購物、理財、消費、娛樂、「玩line」、「ICQ」、攝取資訊、業務經營、會議……林林總總的人際互動都在網上進行的同時；當教會的羊群每日在工作、休閒、進修、娛樂、隱藏自我、抒發情緒、尋求輔助，以「真實的多重面目」透過可匿藏身分的網路表達自己的不安，甚至沈溺於暴力與色情網站……的同時，竟然仍有超過四成的教會卻步於這個網路文化的門外，並宣稱沒使用互聯網的原因，是因為「教會仍未覺得這是一項需要」。突破機構副總幹事梁永泰博士就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教會這種落伍的情況：「其實在已使用（互聯網）的堂會中，主要用途仍在傳遞消息而已，只有少數的教會以互聯網用於發展福音工作和牧養信徒」。<sup>16</sup>〈陳文〉一再強調網路文化將成為未來的「趨勢文化」，網路族群及其衍生的後現代思潮也將主導未來的世代，為教會牧養事工帶來嶄新的挑戰。教會這個「落伍」的屬靈群體，雖身處資訊爆炸的火紅年代，在這種被喻為「中介工具」的網路傳媒中，為何仍未能全面扮演明燈引導的角色呢？這顯然是因為教會仍未能深切體會聖經要求我們「既要入世卻不能屬世」的教導。其實，教會甚或教牧同工是否上網成為網路族群，只不過是云云眾多仍處於落伍、未肯釋懷突破，走上更新路途的一隅。<sup>17</sup>邁向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面對網路傳媒這股主導文化又不可逆轉的潮流，造成教會仍處於落伍行列的主因，多因為不少教會成員仍故步自封，對新科技、新文化及新潮流、傳訊科技及傳播技巧，甚至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模式（術語、俗語或俚語的運用），委實有太多的誤解、攻擊，甚至踐踏。

---

<sup>16</sup> 〈網路縱橫有道〉，《時代論壇》第607期。

<sup>17</sup> 事實上，今日香港不少教會，所使用的仍然是一部286或者386型號的電腦、中文視窗3.1版，甚至倚天或者國喬的中文軟體，這現象實不足為奇。尤有甚者，香港仍有不少教會牧者、長執甚或信徒對電腦存有懷疑態度，並視之為「666」，必須加以鎮壓和打擊。

面對傳訊的時代，教會不應還停留在「應否趕上」的問題上，更要主動地在日新月異的資訊中，作出合乎聖經教導的評析，讓信徒更有方向地在這資訊高速公路上馳騁。倘若今日教會仍停留在超過四成的教會未上網、未上網的原因是「沒有這個需要」的階段，教牧又怎能在網路資訊中穿梭，知所取捨，反省消化，好回應不論是 N 世代抑或 X 世代的後現代文化的衝擊？其實，教牧同工必須掌握時代脈搏，在傳訊時代掌握知識與智慧，這並不止於網路的資訊上。平日的進修、閱讀、增廣見聞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實際上又有多少傳道人肯認真努力地實踐？無可否認，的確愈來愈多信徒不滿傳道牧者在講壇的信息，這些信徒的靈命固然可能出現問題，但問題的關鍵，更可能在於我們實在沒有體貼受眾的需要，在他們所生活的場景中穿梭，將資料化作知識，以智慧牧養我們的受眾。既要入世又要出世，看來是老生常談的俗套，但若具體實踐出來，教會及教牧同工仍要走一段漫長的路。

### （三）網路不能替代的牧養事工

隨著人類文明與科技不斷進步，資訊傳遞的速度與模式亦將不斷的改變、更新和替換。當「影象傳播」或「視訊傳播」變得廉價與普及，這種資訊傳遞的模式，將成為網際高速公路上的新霸主。至於這種在網絡上以聲頻及視頻的傳播模式，能否完全取代現時仍以文字及隱匿身分作為溝通的網路文化，新世紀的人類仍需拭目以待。問題是，當網路上的視訊傳播變得普及，教會的事工諸如敬拜、禮儀（包括聖餐、洗禮、婚禮、喪禮）、甚至是聆聽神話語的講道，是否都能在網際網路上進行呢？<sup>18</sup>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明顯地，這與聖經的教導仍有很多衝突與相違背的地方。至於關懷、輔導、個人佈道方面，網路傳媒的確可以提供協助，但無法完全的取替它們。無疑，網路文化的隱匿特性，固然

---

<sup>18</sup> 雖然歐美很早已有藉著電視頻道進行敬拜聚會及信徒互動溝通，但這種敬拜與互動模式，在教會圈內一直引起極大爭議。

有其獨特的輔導功能，但若與基督教要求輔導員與受輔導者面對面的「面談輔導」比較，後者的真誠與關懷，在網路上並不容易做到，更不用說收到更佳的效果。至於佈道事工，筆者認為網路傳媒只能做到預工的層面。事實是，個人佈道過程中那種具體、真實的溫暖，以及成功地將福音傳遞的那種喜樂，在網路場景實在找尋不到。

#### 四、結語

本文曾花了不少篇幅在 N 世代與 X 世代兩者文化的共通處上著墨，是因為筆者相信傳訊時代，N 世代所帶動的「網路文化」雖然將成為文化主導，卻不會是下一個世代人類文化的全部。至少在第三世界、特別是不少非常落後的國家中，人民雖同樣是活在一個需要有資訊傳遞的時代，卻未必是在所謂「網路文化」的處境中，也未必能承受極速數位資訊流動的概念。當然，X 世代的文化特色也是一樣，隨著人類生活以及文化的轉型，未來可能有另一個英文字母被提出，用以替代我們現在所謂的「N」及「X」。不過，隨著全球的人類都忙著解決「Y2K——除蟲」問題，我們必須認同人類正踏進的新紀元，將如〈陳文〉所強調的，會是一個以「網路傳媒」為主導的世代。

在傳訊時代，教會如何能成為有效能的溝通者？筆者認為，關鍵仍在於要繼續發現和發掘下一個世代「趨勢文化」的特性。今日教會要深切掌握及認識這股「主導文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掌握及了解活在這股新文化裡頭的人，他們心靈深處的需要 (felt needs)。傳訊者惟有深切了解受眾的需要，才能成為一個更有效能的溝通者。或許基督教的傳理大師宣韋伯 (Robert Webber) 對信息傳播的洞見，能在這方面給我們一點啟迪：

研究傳理學其實是研究人：研究人與人、人與他的團體、組織和社會的關係；研究人怎樣受影響；研究人怎樣報導消息，接受資訊和

知識，怎樣受教與教人，怎樣消遣與娛樂。要懂得傳理學，應先了解人與人怎樣建立關係。<sup>19</sup>

如果神救贖計劃的高峰——基督耶穌的降世，在時間上延遲二千年，筆者深信，哪怕是在這個以「網路為主導」的傳訊時代，神所採取的救贖方法，仍然會是「道成肉身」(incarnation)。因為惟有這個方式，最能夠體貼人的需要，亦是最有溝通成效的傳播模式。

---

<sup>19</sup>宣偉伯著，余也魯譯：《傳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香港：海天書樓，1986），頁4。